

最爱读国学书系

· 精选 · 注音 · 畅读 ·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 · 编选
刘飞滨 解 姗 · 编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兴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读图藏书

电纸两用版

支持多种平台、终端
免费提供本书电子版在线阅读、下载服务

不同装备 阅读随心

最爱读国学书系

· 精选 · 注音 · 畅读 ·

电纸两用版

古文观止

【清】吴楚材 吴调侯·编选

刘飞滨 解 姍·编译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
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其兴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

珍藏版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文观止 / 刘飞滨, 解珊编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2
(最爱读国学书系·电纸两用版)

ISBN 978-7-5411-3378-7

I. ①古… II. ①刘… ②解… III. ①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国
②《古文观止》—注释 ③《古文观止》—译文 IV. ①H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69108 号

Gu Wen Guan Zhi

古文观止

[清] 吴楚材 吴调侯 编选
刘飞滨 解珊 编译

责任编辑 贺 树 (156364808@qq.com)

责任校对 文 诺 王 冉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时光工坊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85 028-86259287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320 千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378-7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〇〇一)
石碏谏宠州吁	《左传》(〇〇五)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〇〇八)
曹刿论战	《左传》(〇一一)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传》(〇一三)
宫之奇谏假道	《左传》(〇一六)
阴飴甥对秦伯	《左传》(〇一九)
子鱼论战	《左传》(〇二一)
烛之武退秦师	《左传》(〇二四)
蹇叔哭师	《左传》(〇二七)
王孙满对楚子	《左传》(〇二九)
楚归晋知罃	《左传》(〇三一)
祁奚请免叔向	《左传》(〇三三)
子产告范宣子轻币	《左传》(〇三六)
晏子不死君难	《左传》(〇三八)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〇四〇)
吴许越成	《左传》(〇四二)
祭公谏征犬戎	《国语》(〇四五)
召公谏厉王止谤	《国语》(〇四九)
单子知陈必亡	《国语》(〇五一)





里革断罟匡君	《国语》(〇五六)
敬姜论劳逸	《国语》(〇五八)
叔向贺贫	《国语》(〇六一)
曾子易箴	《礼记》(〇六四)
有子之言似夫子	《礼记》(〇六六)
公子重耳对秦客	《礼记》(〇六八)
杜蕢扬觶	《礼记》(〇七〇)
苏秦以连横说秦	《战国策》(〇七二)
邹忌讽齐王纳谏	《战国策》(〇七七)
颜觸说齐王	《战国策》(〇七九)
冯谖客孟尝君	《战国策》(〇八一)
赵威后问齐使	《战国策》(〇八六)
触龙说赵太后	《战国策》(〇八八)
鲁仲连义不帝秦	《战国策》(〇九二)
唐雎不辱使命	《战国策》(〇九八)
谏逐客书	李 斯 (一〇一)
宋玉对楚王问	《楚辞》(一〇六)
项羽本纪赞	《史记》(一〇八)
孔子世家赞	《史记》(一一〇)
伯夷列传	《史记》(一一二)
管晏列传	《史记》(一一七)
屈原列传	《史记》(一二三)
滑稽列传	《史记》(一三〇)
太史公自序	《史记》(一三四)
过秦论上	贾 谊 (一四〇)
论贵粟疏	晁 错 (一四五)
报孙会宗书	杨 恽 (一五〇)
前出师表	诸葛亮 (一五五)
陈情表	李 密 (一五九)

兰亭集序	王羲之 (一六二)
归去来辞	陶渊明 (一六四)
桃花源记	陶渊明 (一六七)
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 (一七〇)
滕王阁序	王勃 (一七二)
陋室铭	刘禹锡 (一七七)
阿房宫赋	杜牧 (一七九)
原毁	韩愈 (一八三)
杂说四	韩愈 (一八六)
师说	韩愈 (一八八)
进学解	韩愈 (一九一)
圯者王承福传	韩愈 (一九六)
送李愿归盘谷序	韩愈 (二〇〇)
送董邵南序	韩愈 (二〇三)
祭十二郎文	韩愈 (二〇五)
柳子厚墓志铭	韩愈 (二一〇)
桐叶封弟辨	柳宗元 (二一六)
捕蛇者说	柳宗元 (二一九)
种树郭橐驼传	柳宗元 (二二二)
愚溪诗序	柳宗元 (二二五)
钴鉤潭西小丘记	柳宗元 (二二八)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 (二三一)
岳阳楼记	范仲淹 (二三五)
朋党论	欧阳修 (二三八)
五代史伶官传序	欧阳修 (二四一)
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 (二四四)
醉翁亭记	欧阳修 (二四七)
秋声赋	欧阳修 (二五〇)
泂冈阡表	欧阳修 (二五三)





辨奸论	苏 洵 (二五九)
心术	苏 洵 (二六二)
留侯论	苏 轼 (二六六)
喜雨亭记	苏 轼 (二七〇)
超然台记	苏 轼 (二七三)
石钟山记	苏 轼 (二七六)
前赤壁赋	苏 轼 (二七九)
后赤壁赋	苏 轼 (二八三)
方山子传	苏 轼 (二八六)
六国论	苏 辙 (二八九)
黄州快哉亭记	苏 辙 (二九二)
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 (二九五)
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 (二九七)
卖柑者言	刘 基 (三〇〇)
尊经阁记	王守仁 (三〇三)
报刘一丈书	宗 臣 (三〇七)
沧浪亭记	归有光 (三一〇)
蔺相如完璧归赵论	王世贞 (三一二)
徐文长传	袁宏道 (三一五)
五人墓碑记	张 溥 (三一九)

郑伯克段于鄢(yān)^①

《左传》

本文记叙了郑庄公同其胞弟共叔段之间为了夺取君权而进行的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一历史事件，客观上反映了春秋初期随着周王室逐渐衰微，各诸侯国内部争夺权势的斗争也加剧起来的社会现实。

初^②，郑武公娶于申^③，曰武姜^④，生庄公及共(gōng)叔段。庄公寤(wù)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wù)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qì)请于武公，公弗(fú)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guó)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tài)叔^⑤。

祭(zhài)仲曰：“都城过百雉^⑥，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sān)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bì)害^⑦？”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⑧：“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昵，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shèng)，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tì）^⑨，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置姜氏于城颍^⑩，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⑪，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wèi）之。”公曰：“尔有母遗，繄（yī）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yù）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jué）地及泉^⑫，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yì）。”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yì）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kuì），永锡（cì）尔类^⑬。’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郑伯：即郑庄公。郑国（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属于“伯”爵，所以称郑庄公为郑伯。段，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鄢：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鄢陵县境内。

②初：《左传》追述往事的习惯用语。

③申：国名，姜姓。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北。

④武姜：“姜”是娘家姓氏，“武”是郑武公的谥号。在先秦时期，往往把娘家姓氏和丈夫的谥号结合起来称呼妻子。

⑤大：通“太”。

⑥雉：古代计量城墙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

⑦辟：通“避”。

⑧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

⑨弟：通“悌”。

⑩城颍：郑国地名。在今河南省临颍县西北。

⑪颍谷：郑国边邑。在今河南省登封市西。

⑫阙：通“掘”。

⑬锡：通“赐”。



译文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了一位妻子，名叫武姜，生下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难产，使姜氏受到惊吓，因此给他取名叫“寤生”。从此，姜氏厌恶庄公，偏爱共叔段，想立共叔段做太子。她多次向郑武公请求，郑武公不答应。

庄公即位后，姜氏就请求庄公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庄公说：“制邑，是个险要的城邑，以前东虢国的国君就是在那里丧命的，其他不管什么城邑，我都按你说的做。”姜氏于是请求将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便让共叔段住在了那里。人们称共叔段为京城太叔。

大夫祭仲说：“一般的城邑，城墙如果超过一百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患。先王的制度，最大的城邑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得超过九分之一。如今，京邑超过了规定，不符制度。您以后会感到受不了的。”庄公说：“姜氏要这样，我如何能躲开这个祸害啊！”祭仲回答说：“姜氏哪里有满足！不如趁早给太叔做个安排，不要让这个祸根滋长蔓延。一旦蔓延，就难以收拾了。蔓延的野草尚且难以铲除，何况您那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义的事情，定会自取灭亡，你姑且等着看吧。”

不久，太叔又命令本属于庄公的西面和北面的两个边邑归属自己。公子吕说：“一个国家不能容忍这种地区两属的局面，您打算怎么办？若打算把郑国交给太叔，那么臣就请求去侍奉他；如果不给，那么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们产生疑心。”庄公说：“不必如此，他会自己走向灭亡的。”太叔又把那两属之地公开划进自己的领土，乃至扩展到廩延一带。子封说：“该行动了，地盘扩大，就会拥有更多的人。”庄公说：“对国君不义，对兄长不亲，地盘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崩溃。”

太叔修整城郭，集聚兵力，制备盔甲兵器，征调士卒战车，将要袭击郑国国都。姜氏准备做内应开城门。庄公获知共叔段袭郑的时间后，说：“可以了！”于是命子封统领二百辆战车讨伐京邑。京邑的百姓都背叛了共叔段。共叔段逃到鄆邑。庄公又亲自率兵讨伐鄆邑。五月辛丑日，共叔段逃往共国去了。





《春秋》一书写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共叔段不敬爱兄长，所以不说他是弟弟；兄弟二人的情形如同两国国君在交战，所以用了“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讽他对弟弟不加管教；说郑伯早有杀弟的意图，而又不明说共叔段奔逃他国，都是在责难庄公。

庄公把武姜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黄泉，永不相见。”过后又后悔了。有个叫颍考叔的人，是颍谷管理疆界事务的官员，听到这件事，便带着贡品来进献庄公。庄公赐给他饭食。颍考叔吃饭时，把肉放在一边。庄公问他为什么这样。颍考叔回答说：“小人家有老母，小人的饭食她都吃过了，还从未尝过大王赏赐的美味，请让小人把这些带回去给她品尝。”庄公说：“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唯独我就没有！”颍考叔说：“敢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庄公把缘由告诉了他，并且把自己的后悔之情也说了。颍考叔说：“大王何必忧虑！如果掘地一直掘到泉水出来，然后在隧道里相见，谁能说不是在黄泉见面的呢？”庄公听从了他的话。庄公走进隧道赋诗说：“宽大的隧道里面，是多么快乐！”姜氏出来赋诗说：“宽大的隧道外面，是多么舒畅！”于是母子和好，像从前一样。

君子说：颍考叔，是纯正的孝子。孝顺他的母亲，并影响到庄公。《诗经》中说：“孝子是不会少的，上天永远赐给他同类的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一文一语

多行不义必自毙。

石碣(què)谏宠州吁^①

《左传》

天下父母无不知溺爱孩子有害！但他们只知道有害而已，至于害有多深，害有多大，他们没有真正的了解，更不知“宠禄”过度是大恶之源。有宠则必有恶，二千七百年前，卫国大夫石碣对国君庄公一家发出过最危险的警示！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②，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③。

又娶于陈^④，曰厉妫(guī)^⑤。生孝伯，蚤死。其娣(dì)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公子州吁，嬖(bì)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wù)之。

石碣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zhǎn)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

弗听。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注释

①石碣：卫国大夫。州吁：卫庄公的儿子。

②卫：国名，姬姓，在今河南省淇县一带。齐：国名，姜姓，在今山东省中部、北部。东宫：太子的居所，这里代指太子。

③《硕人》：《诗经》中的诗歌名。

④陈：国名，妫姓，在今河南省东部及安徽省西部。

⑤厉妫：这里“厉”是谥号，“妫”是姓。将谥号和姓结合起来作为对人的称呼，是先秦时期的一种习惯。下文“戴妫”也是这样。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很美丽，但是没有儿子。卫国人为她做了一首诗，名为《硕人》。

卫庄公又从陈国娶了一个女子，名叫厉妫。厉妫生了孝伯，孝伯又早死。随厉妫陪嫁而来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把桓公当做自己的儿子一样看待。

公子州吁，是卫庄公的爱妾生的儿子。卫庄公十分宠爱他。州吁喜欢玩弄兵器，卫庄公不加禁止，庄姜却很厌恶他。

石碣进谏说：“臣听说疼爱儿子，要用为人处世的规范来教导他，这样才不会让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淫乐、放浪，就是走向邪路的开始。这四种恶习之所以养成，都是宠爱和福禄太过的缘故。如果要立州吁为太子，就该早点定下来；如果还不决定，就要逐步成为祸患了。受宠爱而不骄横，骄横而能接受约束，接受约束而不怨恨，有怨恨而不胡作非为的人，很少啊。况且卑贱的人妨害高贵的人，年少的人欺负年长的人，关系疏远的人离间关系亲近的人，新来的人挑拨旧有的人，地位低的人压着地位高的人，淫乱的人冒犯正直的人，这是‘六逆’。君主公正有礼，臣子服从君命，父亲疼爱子女，子女孝敬父母，哥哥爱护弟弟，弟弟尊敬哥哥，这是‘六顺’。弃‘顺’而行‘逆’，这是加速祸患到来的做法。做君主的应该尽力避免祸患才对，现在反而加速祸患的到来，这恐怕不行吧！”



卫庄公不听。石碯的儿子石厚和州吁交往，石碯制止石厚，但石厚不听。桓公即位后，石碯便告老还乡了。



一文一语

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眴者，鲜矣。



季梁谏追楚师

《左传》

本文所记的是楚伐随过程中的一节。随国的贤臣季梁向随侯的进谏，说出了“民为神主，先民后神”的哲理。

楚武王侵随^①，使薳（wěi）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②。随人使少师董成^③。斗（dòu）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④，我则使然。我张吾三军而被（pī）吾甲兵^⑤，以武临之，彼则惧而协以谋我，故难间（jiàn）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小国离，楚之利也。少师侈，请羸（léi）师以张之。”熊率（lǚ）且（jū）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以为后图。少师得其君。”王毁军而纳少师。

少师归，请追楚师。随侯将许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⑥，信也。今民馁（něi）而君逞欲，祝史矫举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quán）肥腍（tú）^⑦，粢（zī）盛（chéng）丰备^⑧，何则不信？”对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硕肥腍。’谓民力之普存也，谓其畜之硕大蕃滋也，谓其不疾癘（cù）蠹（lǚ）也，谓其备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洁粢丰盛。’谓其三时不害而民和年丰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谓其上下皆有嘉德而无违心也。所谓馨香，无谗慝（tè）也。故务其三时，修其五教^⑨，亲其九族^⑩，以致其禋（yīn）祀。于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动则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亲兄弟之国，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





注释

①楚：国名，半（mǐ）姓，辖区大体为今湖南、湖北全部及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部分地区。随：国名，姬姓，在今湖北省随县。

②瑕：地名，属随国。

③少师：辅佐君主的官。

④汉东：汉水以东。春秋时期，楚国和随国以汉水为界。

⑤被：通“披”。

⑥祝史：祝官、史官的合称。祝是掌祭礼的官，史是掌祭祀时记事的官。

⑦牲：纯毛色的牲畜。

⑧粢盛：盛在祭祀器具里以供祭祀的谷物。粢，谷物。盛，把谷物放在器具里。

⑨五教：五种伦理道德教育，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⑩九族：泛指亲属，但说法不一。一般指上自高祖、下至玄孙九代人。



译文

楚武王攻打随国，派大夫薳章去讲和，他驻军于瑕地等待谈判结果。随国派少师来主持议和之事。大夫斗伯比对楚王说：“我们不能在汉水以东达到目的，这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武器装备，以武力面对邻国，它们害怕，从而协同起来对付我国，所以很难离间它们。汉水以东，随国最大。如果随国傲慢起来，必定抛弃那些小国。小国离散，对我楚国就有利了。少师这个人，狂妄自大，可让我们的军队表现出疲弱的样子，使他傲慢起来。”大夫熊率且比说：“随国有大夫季梁在，这样的计谋有什么作用？”斗伯比说：“这是为以后作打算，现在少师很得随侯的宠信。”于是，楚武王故意损害军容，接待少师。

少师回去，果然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季梁阻止说：“上天正在帮助楚国，楚军的疲弱，那是诱骗我们呢，大王何必着急发兵呢？臣听说，小国之所以能抗拒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而大国暴虐。所谓得道，就是忠于百姓而取信于神明。国君想着怎样有利于百姓，就是忠。祝官、史官在





祭祀时如实向神明禀告，就是信。如今百姓挨饿而君王纵情享乐，祝官、史官却在祭祀时说假话，欺骗神明，臣不知道这样怎么能够抗拒大国。”随侯说：“我供给神明的牲畜毛色纯、肉肥厚，祭器里的五谷也非常丰盛，为何不能取信于神明呢？”季梁说：“百姓，乃是神明的主人。所以圣明的君王总是先办好百姓的事，然后才致力于神明的祭祀。所以在供奉牲畜时祷告说：‘我们的牲畜多么厚实肥壮啊！’这意味着百姓的生产能力普遍强大，意味着百姓的牲畜肥大而且繁殖众多，意味着百姓的牲畜没有疾病，意味着百姓的牲畜完备充足，没有缺失。在供奉五谷时祷告说：‘我们的五谷多么洁净丰盛啊！’这就意味着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百姓和睦，庄稼丰收。献酒的时候祷告说：‘我们的美酒又香又清啊！’这就意味着全国上下都有美好的品德而没有昧着良心的事。人们所说的芳香远闻，也就是没有谗言和邪恶行为。所以专心一意地从事春、夏、秋三季的耕作，做好五教，亲和九族，以表达他们对神明的诚心。于是乎百姓和睦而神明赐福，所以一有行动就会有所成就。如今百姓各有各的心思，鬼神没有了主人，您虽然独自供奉上丰盛的祭品，又怎么会得到鬼神的赐福呢？您还是先修明政事，亲近兄弟国家，或许可避免灾祸。”随侯害怕了，于是修明政事。楚国不敢攻打它了。



一文一语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